

剛滿十四歲

## 內 容 提 要

本書寫正在爭取入团的少先隊員史小藍，在团的教育和輔導員的領導下，怎样團結同学，跟流氓分子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作斗争。

本書表現了少年一代身上逐步成長的，关心同志、热爱集体的共產主义道德品質。

## 剛 滿 十 四 歲

任 大 星 著

華三川繪圖·裝幀

\*

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14 号

上海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\*

書号：文1048 (初中)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張 4 5/7 字數 88000

1956年9月第1版

1957年4月第2次印刷

印數 40001—50000 定价(3) 0.30 元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开头 在史小藍周圍,有这么几个人 .....         | 1              |
| 一 不再是孩子了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1             |
| 二 魏玉良怎样騙走陈朵云 .....             | 23             |
| 三 汪学海搗蛋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44             |
| 四 小队会开不起来 .....                | 66             |
| 五 史小藍的苦惱和姜惠芹的苦惱 .....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 六 同學們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 七 <del>愚兴路,愚兴新村14号</del> ..... | <del>89</del>  |
| 八 詭計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98             |
| 九 剛滿四歲那一天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09            |
| 尾声 <del>做的事情还很多</del> .....    | <del>126</del> |

开头 在史小藍周圍，有这么几个人

史小藍剛替學生會的黑板報画好題花，左手拿着粉筆盒子，右手拉着搭在肩上的夾上衣衣領，跨下走廊，匆匆忙忙地穿過操場，往自己的教室門口走去。

籃球場上，一群女孩子搶着在投籃。史小藍經過籃球場附近時，只聽見身後有人喊：

“史小藍，当心！”

史小藍回頭瞧時，籃球已經向她迎面飛來。她立即迎着籃球伸出右手去，再把手往腰下一低，就把籃球接住。這時肩上那件黑底紅格子夾上衣已經落在地上，她索性把粉筆盒子也往地上一放，兩手托起籃球，跳起身來往前一挺胸，把籃球直向球籃投去。她自己沒有瞧見籃球有沒有進籃，彎身拾起粉筆盒子和衣裳，把衣裳往空中一振，振去灰塵。女孩子們喊了起來：

“好球！兩分！”

“再來一個！”

史小藍他們中隊的輔導員、高二同學許潔明也在球場上。她捧起籃

球，准备再投給史小藍；史小藍慌忙逃开去，笑着說：“你瞧我的兩只手！等我去把东西放了再來。”

“快來吧，”許潔明把球拋給了別人，一边說，“今天难得輪到我們女生投籃，別錯過机会！”

史小藍走進初二5的教室，把粉筆盒放進講台抽屜，把衣服往自己座位上一丟，便走到黑板旁边挂着的日曆下面去。

日曆挂在課程表的上边，挂得很高。今天是一頁綠色的字：“四月二十五日，星期六。”史小藍望了一下，忽然踮起脚尖，用兩只手去翻日曆。她一頁一頁的順着翻，辦梢上兩個紅絲帶結便跟着她的身子輕輕抖动着。

教室里很靜。只有三个跟史小藍年紀相仿的女孩子，湊在窗口的課桌旁低聲說話。这三个人是胡夢華、姜惠芹和徐真，班級里出名的三个好朋友。她們三个人老是在一起，一起進，一起出；連中午到大廚房里去蒸飯，三个飯盒子也总并排放在一个架子上。上音乐課時坐位不固定，是她們表示友情的最好机会，每次音乐課，三个人总挤在一張規定給兩個人坐的椅子上。有时同學們在校園里偶然看到姜惠芹一个人，誰都會覺得詫異，忍不住問：“咦！今天怎么孤單單的一个人？胡夢華和徐真呢？——大概又吵嘴了吧？”她們时常吵嘴，但不过兩堂課的时间，气就消了，仍然嘰嘰咕咕地在一塊說話。中隊輔導員許潔明說她們像生在一根枝条上的三顆櫻桃，她們听了很得意。有一次，中隊長孫國隆批評她們鬧小圈子，她們可火了。姜惠芹說：“就算我們是小圈子，可我們的小圈子到底还有三个人；你呢，你是一个人鬧小圈子；只顧自己，不顧別人，一个朋友也沒有！我真懊悔那时投票选举你！”說得孫國隆面孔通

紅，額角上的青筋都露出來了；幸而史小藍在旁邊走過，把姜惠芹埋怨了几句，孫國隆才息下怒氣。

今天下午文体活動時間一開始，三個人就躲在教室裏，在談她們永遠談不完的體己話。

教室外面很熱鬧，球場上不時傳來一陣陣的尖叫声和哄笑声；走廊上不斷有人來來往往地奔跑着。

史小藍不知在日曆上翻什麼日子，翻着翻着，翻到了一張紅色的字：“五月九日，星期日，陰曆四月初七。”便停住不翻了。

“四月初七恰巧是星期日！”她自个兒輕聲說，還開心地踏了一下腳。

“中隊委員，你盼什麼好日子？放暑假還早呢！”徐真從窗口喊過去。徐真是三個朋友當中年紀最小的一個。

史小藍轉過身來，像她慣常那樣害羞似地笑笑，不做聲。忽然一轉身往教室外面跑去了。

“她有什麼秘密吶，”黑皮膚的姜惠芹說着站了起來，朝窗外喊道：“史小藍，等一等，有話對你說。”



史小藍沒有回進教室門來，把身子探在窗口；她剛想問什麼事，兩條辮子已經給姜惠芹拉住了。

“四月初七是你什麼好日子？——喂，老實些。要是有一半句假話，就要你討饒！”姜惠芹把辮梢對准了史小藍自己的脖子，準備觸下去。

史小藍不善于開玩笑，特別害怕別人拉她的辮子，或是呵她的脖子等等。她不喜歡這樣作弄人，因此也不喜歡別人這樣作弄她。可是她知道姜惠芹的脾氣，別人順着她時，她很高興；要是在她開玩笑的時候，別人扳一扳面孔，她就會生氣，当真跟你吵嘴。因此史小藍還是帶笑地說：

“你們自己才盼什麼好日子，人家可不盼什麼好日子。告訴你，四月初七是我的生日。就是這麼一回事。現在總可以放手了吧。”

姜惠芹到底還拿辮梢呵了一下史小藍的脖子，然後才放開她。

史小藍不怕痒，只拿起自己的辮梢來整理了一下，接着說：“那一天剛巧是星期日，你們高興，到我家來玩吧，請你們吃餛飩，自己做的。”她用手威嚇了一下，“這是一個重要的日子，可不是什麼好日子，不許你們到同學們面前去亂叫亂嚷！”

她最後一句話還沒落地，人已經跳下甬道，跑到球場上去了。

“這小鬼，過生日值得這麼高興；我連自己的生日都忘記啦。”姜惠芹在她背後說。

“她那麼高興，總有什麼道理吧？”徐真想了一會，可想不出什麼道理來。因為史小藍既不是十歲，也不是二十歲；而是十四歲。十四是個零數，習慣上，人們並不重視這一歲的生日。徐真不高興多去猜想，又回到自己的話題上來；左右一看，見教室裡沒有別的人，就把整個身子伏在課桌上，向胡夢華和姜惠芹湊過臉去說：“明天晚上到少年宮去，你們戴

不戴紅領巾？”

“我不高興戴。”不停地在編結毛綫背心的胡夢華嘟起嘴說，好像突然跟誰吵嘴似的。

“我也不戴！反正明天是跟青年團員聯歡，不戴領巾，人家以為我們是團員。”姜惠芹說着聳了聳肩。

“你們兩個不戴，那我也不戴。”徐真說。徐真自己沒有什麼主見，什麼事情都跟她們兩個學。“可是我又怕挨史小藍罵一頓。”她望望正在球場上跑來跑去搶球的史小藍，又補充了這麼一句。

“怕挨罵，你就規矩些。她是你的媽還是什麼，虧你有臉皮說出這樣的話來！”姜惠芹扭扭徐真的嘴巴。“我反正不戴。史小藍向我下三次跪，我也不戴。你別怕，史小藍她真的罵你，我跟胡夢華兩個幫你跟她吵。”

胡夢華剛結好了一排毛綫，抽出竹針來數了數針數；分開食指和拇指在未完工的毛綫背心口量了一下，然後說：“我不願意跟史小藍吵。你愛吵，你跟她吵好了。我吵不過她。我說一百句，她只要不聲不響朝你瞅一下，就叫你不好意思再胡扯。”

“反正你怕她。她是中隊委員嘛，權力大，誰見了都怕！”姜惠芹諷刺說。

“我是怕她。”胡夢華心平氣和地承認；拿毛綫背心在自己胸口比了比，又拿到姜惠芹胸前比了比。“我有时怕她，有时也不怕。做虧心事，我就怕她。”

徐真想了一想說：“我們三個都戴領巾吧？”

“你說的倒好！”姜惠芹有些惱了，“我要是長得像你那樣，綠豆那麼一顆，保證天天戴紅領巾，六月里也不解掉！”



徐真知道，姜惠芹堅持不戴紅領巾，是因為她个子比較高，怕人家說：那麼大的姑娘，還是少先隊員嗎，快超齡了吧？該爭取入團啦！徐真知道，姜惠芹最怕“超齡”兩個字。於是徐真想出了一個辦法，說：

“那你們兩個穿布鞋吧。你們穿布鞋，不穿皮鞋，就跟我差不多高矮啦。”她又補充了一句：“初三 I 有幾個男生比輔導員還高，他們也天天戴紅領巾。”

胡夢華不响，她大概已經同意了。胡夢華不大愛多說話，往往用默認來表示同意。可是姜惠芹眼睛瞧着自己的鼻尖，還在生氣呢！徐真心里很苦惱，想不到為了這件事，幾乎使三個好朋友鬧起意見來。她想，這都是史小藍害的；要是不怕史小藍批評，她和胡夢華早就順着姜惠芹的意，干脆三個人一律不戴紅領巾。

小隊長陳朵雲手里拿着一根髮帶，滿臉通紅地跑進教室來。她的一根辮子散開了，亂松松的頭髮披在左邊肩頭。還沒跑進教室，就喊得滿屋响：

“史小藍，救救我！”

陳朵雲是女孩子當中最會吵鬧的一個，整天可以聽見她尖聲怪叫着，跟同學們開玩笑。她是全校舞蹈小組的組員，文娛活動的活躍分子。她已經學會了肩膀不動、光搖脖子的舞姿；兩膝跪着，身子往後仰，已經能夠仰到離地六寸左右了。每次學校里舉行文娛晚會，總有她表演的節目。她唱起歌來，嘴巴張得很圓，每一個音都顫抖得很厲害，雖然表情不很自然，可總有點像歌唱家的樣子。她覺得校里舞蹈小組老是跳那些拍手、踢踢腳、打個圈子的集體舞，一點不夠味，因此她現在正在爭取參

加全市的中等学校学生課余舞蹈团,不过还没有被批准。她的脾气跟姜惠芹相反,从来不会对誰有意见;偶然生气了,别人只要逗她一下,她就忍不住笑出声来;她整天无忧无虑,即使作业簿上出现三分,她也无所谓、不担心;不像中队长孙国隆那样,因为几何作业上得了个三分,整整一星期不说话,脸色都苍白起来了。陈朵云只有一次发过愁,就是那回去拍照片,因为拍的时候笑得不够自然,怕洗出来不好看,才几次三番的跑到照相店里去叫他们修改底片,但等照片印出来以后,她就开心了。她年纪已经不小,是个超龄队员了。从上学期起,她就担任小队长,现在小队长还没改选,一直没有离队。她的身材也长得比别的女孩子高大、丰满,可是说起话来,还喜欢那么眼珠一转、嘴巴一嘟,学着小孩的样子,因此姜惠芹老是当着她面,说她假天真,撒娇,做作!

她跨进教室门,三个好朋友的谈话就给打断了。

“你叫嚷什么呀!”姜惠芹冷冷地说。姜惠芹一向跟陈朵云合不来,况且这时自己正在生气,当然不会有好声气了,“这儿哪有史小蓝?你的眼睛长到哪儿去啦?”

“你们瞧,大头……”陈朵云躲躲闪闪地说。

“大头”是男同学汪学海,他因为长得胖,个子又比较矮,就得到这样一个绰号;这绰号是汪学海校外的朋友、里弄的几个同伴给他取的,汪学海自己也希望有一个绰号,像表哥魏玉良借给他看的那些小说里的人物一样,因此并不拒绝别人这样称呼他;而且把它带到学校里来,告诉了同学们。中队长孙国隆已经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,取绰号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;现在陈朵云心里着慌,就又溜出了嘴。

汪学海在追赶陈朵云,跟她开玩笑;他听见陈朵云在叫喊史小蓝,

就犹豫着站住，先在門口探望了一下；等他看清楚教室里並沒有史小藍，便大胆地追進去，嚷着說：

“十个史小藍也不怕，看你逃到哪兒去！”

“滾开，不跟你胡鬧！搗蛋鬼！”陈朵云向女同學們身边逃去，嘴里咒罵着。可是她的臉上一直帶着笑，因此罵声里听不出真正的惱怒。

她跑过去，順手拉起徐真，往汪学海面前一擋；汪学海留不住，把徐真的脚尖狠狠地踏了一下。

“哎唷！你們干什么呀！”徐真痛得尖声喊叫。



姜惠芹的臉孔驟然發白了，她一跳跳過來拉开徐真，狠命地捉住汪学海的臂膀，猛力往外一推：

“跑出去！”

汪学海跌跌冲冲地倒退了几步，在課桌边站住，歪着脖子从上到下望望姜惠芹。

“跑出去！”姜惠芹叱罵着，牙齒咬咬發干的嘴唇。

汪学海素來知道姜惠芹的厉害，一旦惹她發火，簡直沒藥医；他只得咧开

嘴嘻皮哈臉地一笑，用手扒着自己的衣領，訴苦似地說：

“她拿葵花子壳撒到我頭上來，我自然不能饒她！”

陳朵雲躲在姜惠芹身後，囁咕說：“我好好的坐在雙杠上看童話書，你為什麼跑過來拉我的鞋子！是我先撒你葵花子壳，還是你先拉我鞋子？後來人家一根辮子給你揪散了，也總夠滿足啦；還一定要揪第二根！”

汪學海似笑非笑地呆了一會，看看姜惠芹還是滿面怒容，不敢造次；便轉身走出門去。

徐真一邊揉摸自己的腳尖，一邊望着威風凜凜的姜惠芹，說：

“汪學海這人最討厭！你不對他凶，他就像馬蟻似的纏住你胡鬧！”

“也須看是誰，”姜惠芹白了陳朵雲一眼，“他就不敢找我胡鬧！”

陳朵雲却仰起脖子，看汪學海在草地上一步一步走遠去；忽然低頭一笑，也往教室外面跑去。

“瞧吧，她就是那麼個人！”姜惠芹望着窗外，冷冷地說。

徐真站起來瞧時，只見陳朵雲追上了汪學海，笑着說了一句什麼話；接着又轉身逃跑，於是汪學海又向她追去了。

這回陳朵雲不再逃進教室來，却逃到隔壁吃開水的小房間里去。接着她們聽見板壁撞得很响，同時發出了好幾個男孩子的哄笑聲。大概汪學海又在揪陳朵雲的另一根辮子了。

果然，一會兒陳朵雲走進教室裏來時，手里拿着兩根髮帶，兩根辮子都散了。

放晚學的鐘声响了，同學們一下子涌進教室。女同學們噤哩嘩啦地

吵着；几个从高中部的球場上回來的男同学，只穿背心和短褲，衣服捧在手里，还是热气騰騰地渾身滴汗。他們來不及休息，很快地穿上衣服，提起書包，都涌出教室去。

教室里頓時又靜下來。

陈朵云把兩根髮帶圍在头頸上，对着窗玻璃攏攏头髮，說：

“姜惠芹，今天有晚会，你們去不去？”

“不去。”

“徐真，去不去？”陈朵云轉向徐真。

“我也不去。”徐真說，“是什么晚会？”

“有節目，还有交誼舞。去吧？”

“我不去，我不会跳交誼舞。”徐真說；可是她又問：“有沒有黃梅戲？”

“有沒有黃梅戲可不知道，說不定有的。去！”

“我不高兴去。”徐真說，“是哪兒的晚会？”

“汪学海他爸爸的公司里。他給我三張票，他要我叫你們去，多去几个人也可以。”

徐真不响了，停了一停問：“史小藍去不去？”

陈朵云剛想回答，姜惠芹跑過來把徐真一把拉走了。

“徐真，到底去不去？”陈朵云在她背后問。

“不去！”姜惠芹在門外代替徐真作了最后的回答。

陈朵云望望史小藍的座位，見史小藍的藍布書包还挂在椅背上，知道她還沒回家，隨即說：

“你們不去，我叫史小藍去，她会去的。”

說着她就跑出去找史小藍，可是整個學校靜悄悄的，只有兩三個年輕的校工在操場角的球場上投籃；史小藍不知道到哪兒去了。

## 一 不再是孩子了

史小藍在開會。

她大概離開球場不久；額角上留着汗漬，耳朵邊的頭髮還是濕漉漉的；她不時拿起那本小小的筆記簿，當作扇子，搧着緋紅的臉。屋子里大部分是青年團員；只有靠窗的兩排座位上，坐着十幾個戴紅領巾的孩子，他們大都是隊的幹部。史小藍他們中隊里，只有她和中隊長孫國隆兩個人，被吸收參加這次团总支召開的團員大會。史小藍和孫國隆從來沒有參加過團的會議；過去雖然聽過幾次團課，參加過幾次團日活動，但參加團的會議這還是第一次。昨天下午，中隊輔導員許潔明跑來通知他們的時候，孫國隆緊張得臉孔都發白了；他盼望參加團的會議已經很久了，因為他知道：團組織吸收你參加會議，那一定已經把你當作培養對象，吸收你入團的時間不遠了。史小藍當時也很高興，可是她沒有像孫國隆那麼激動；她不像孫國隆那樣，為了爭取入團，时时刻刻注意着團組織對他的態度。

史小藍和許潔明並排坐着；孫國隆坐在她們的前面。

傍晚的陽光照在院子對過新建大樓的紅色高牆上，反射的光透過玻璃窗，使會場顯得分外明亮。

团总支書記鄭銘同志在作報告。鄭銘同志是個二十多歲的姑娘，頭髮剪得很短，有點像男孩子；她的嗓子也帶着男人的低音，說話很快，一



句接着一句，好像一下子就想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似的。同學們很喜歡聽她的報告，說她講話痛快，不嚕蘇。

“跟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作鬥爭，這是我們目前的主要任務之一。”她叮望着前面几排人的臉，揮動着手里的筆記本子說。她這種說話的樣子，好像不是在对一百多人作報告，而是在跟前面一些人

談天似的。“可能你們比我更清楚，在我們學校里，很多人在看黃色小說；有些人甚至大大方方地夾在胳膊下，在人面前走來走去，在走廊上也會坐下來看。你問他看什麼書，他會拿起那種下流的封面，在你面前一揚，絲毫不覺得可耻。跑下流娛樂場所的人也有。雖然目前我們還沒有發現混進學校來的流氓分子，但我敢肯定，跟校外流氓分子交朋友的人，不是个別的！問題是我們還沒有了解清楚。”

孫國隆迅速地記錄着鄒銘同志的話。可是鄒銘同志說得那麼快，使他顯得十分忙亂。偏偏他鋼筆里的墨水事先沒有吸好，墨水完了，不得不回過頭向史小藍要墨水；史小藍旋開了鋼筆尾上的帽子，正預備滴一滴墨水給他；許潔明已經在一邊發覺了，便把手里的鋼筆交給孫國隆，

自己拿出了一枝紅墨水筆來。

史小藍記得很少，眼巴巴地望着鄒銘同志，仔細地听着。团总支書記的話使她感到驚奇，因此微微地張着嘴巴。

“這就是鬥爭。”鄒銘同志說。“我們都生活在這個鬥爭當中。所以，作為一個團員來說，光是自己學習好，這是不夠的。我們要關心全體同學的進步。不要忘記，學校中社會主義思想的增長，要依靠咱們大家的努力。”

孫國隆回過身來向史小藍點點頭，表示他已經領會到团总支書記話里的重要意義。可是史小藍覺得孫國隆的態度有些做作，她覺得：應該把這些話記在心里，用不着向別人點頭映眼，表示自己的聰明。因此她不响。

後來鄒銘同志談到了發展新團員的問題，孫國隆又緊張起來了；他再記錄，把身子坐挺些。

“最近，要求入團的同學多起來了，這是一個好現象。昨天，初二5班裡有一個同學來找我；今天早上，也是這一班裡，另一個同學又來找我。”鄒銘同志笑嘻嘻的眼光在會場里迅速一轉，像在尋找誰；最後落在孫國隆身上，接着又移向史小藍。“一個同學說，他在今年二月間就超出了隊員的年齡，他很着急，希望能夠早点入團。另一個隊員對我說，她等着等着，現在已經等到滿十四歲了，希望我跟她談談入團的條件。……”

許潔明用肩胛推推史小藍。她知道，鄒銘同志說的正是孫國隆和史小藍。史小藍抿嘴一笑，低下了頭。孫國隆卻迅速地扭轉身來，低聲說：“瞧，在說咱們倆啦！”

“我知道，”鄒銘同志繼續說，“自從上學期咱們學校里進行了總路



綫教育以后，隊員中間產生了一個新的現象，年紀比較大的隊員，都普遍地關心着自己的入團問題。他們一方面等着滿十四歲，一方面用實際行動在爭取具備團員的條件。可是也有一些隊員，听說是因為不願意戴紅領巾，才要求入團的。……”

會場里一下子响起了一陣笑語聲。

鄒銘同志自己沒有笑，她等大家靜下去以後說：“這没有什么可笑；這說明我們還沒有把工作做好。今後必須加強對隊員進行團的教育，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入團動機。”

這時候，一條淡淡的人影在窗前掠過。史小藍發覺有人在窗口探了一探，接着又探了一探。

鄒銘同志向窗口看了一眼。

許潔明隨即站起來，把身子湊到窗口去，問道：

“陳朵雲，你找我嗎？”

“找史小藍。”頭髮散亂的陳朵雲在窗外低聲說。她是來約史小藍晚上一起去參加晚會的。她忽然又笑着搖搖手，跳着跑開了。史小藍慌忙走出去，在樓梯口追上了她。

“陳朵雲，什么事？”史小藍站在樓梯頂上問。

“不，沒有什么事，”陳朵雲忸忸地說，“你快點回去開會吧，不然人家又說我打擾你啦！”

史小藍瞧着陳朵雲跑完了兩道樓梯，剛想回到會場去，不料又聽見陳朵雲在底下院子里叫她了。

史小藍伏在欄杆上問：“陳朵雲，你快點說，有什么事？”

陳朵雲仰起臉，帶笑地說了几句話。